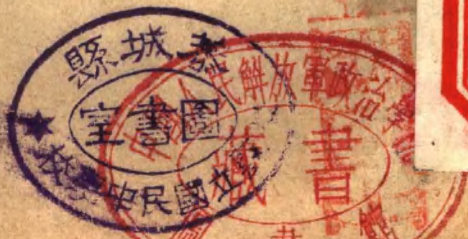


淪陷後各地的記實



東人編

抄
叶



社版出吼怒

淪陷後各地記實

怒 吼 出 版 社

民國廿七年二月出版

目次

南京陷落以後·····	(一)
顛倒的蕪湖·····	(七)
却後的常州·····	(一二)
江陰要塞的失陷·····	(一五)
太陽旗下的崇明·····	(二一)
烽火後的平湖乍浦·····	(二四)
上海還在戰鬥·····	(三二)
從如皋到上海·····	(三七)
從顛橋到上海·····	(四〇)
魔掌中的上海虹口·····	(四四)

南京陷落以後

經過短促，但却是浴血的保衛戰之後，中國的京都便被日軍佔領了。

對於南京的總攻是十二月十一日的十點鐘開始的。

京城三面都集中了有力的日本軍，各種口徑的大砲都開向這歷代的古牆。海軍和陸軍的無數的空戰隊昇在天空。最後，並有幾隻軍艦衝破了封鎖線逼近這京城。

赤紅炮彈的地獄之火燒淋着這城市，軍隊從事着狂襲。

中國軍隊不顧炮彈的吼聲，飛機擲下炸彈的如雷的爆炸聲，死亡的鬼哭神號，仍是頑強的，英勇的抵擋着敵人的攻擊。

十二月十二日「朝日」記者寫道：「十二月十二日夜，經過歷史上空前的血戰之後，佔有南京的京城牆。」

十二月十三日上午六時兩隊日軍奪得中山門，並在那裏昇起了太陽旗。

十三日間戰事轉到京市的街上，「顯着非常的殘酷」。當日中午，經過流血的戰鬥之後，日本人佔領了中山路上的國民政府。

在殘酷的肉搏之後，又佔領了中央軍官學校。

幾乎每一座房子，中國人都頑強的保衛，殉難在那房子的瓦礫堆中，據路透社說：爲了保衛這城市，唐生智將軍竟被稱作「南京的瘋子」。

留在南京的軍隊，雖然很堅強，並且頑強的保衛，但是十二月十三日的黃昏，在上海發出第一槍的整整經過了四個月的時候，日本旗飄搖在城市的中央區，這中國的故都，在瓦礫中，堆滿保衛者的屍體的，被中國人和日本人的血灑遍了的故都便躺在勝利者的腳旁了。

市內有幾個地方戰鬥還繼續着，但這已經是最後的極點，最後的不必要的犧牲了。

南京陷落了。

以後怎麼樣，和平呢還是戰爭，——這幾乎是每個人的急迫的問題。是由大炮沉默而讓外交官說話呢還是大炮將繼續說話。

各方面已經對這問題送來回答——戰爭要繼續下去，蔣介石將軍在致布魯塞爾中國代表團的訓令中便已經說——「中國主權一日被破壞，即一日不能談和平。」

另一方面日本政府也提出「中國一日不改變政策戰爭即繼續一日」的決定。

日本國立銀行行長 Youky 表示：——「南京的取得不即是戰事結束。只有在中國表示願意和日本合作的時候，『糾紛』才能算作終了。」

中國官方和非官方報紙都充滿着繼續抗戰的號召。

大公報云：——「如果中國不願做朝鮮第二的話，應當繼續抗戰下去。」

從雙方負責人士和正式機關的一切聲明中都很顯明的吐出火的語句——繼續戰爭。

可是我們從聲明轉到事實方面來看一下，中國能不能繼續嚴重的抵抗並實行「一八一二年的俄人戰略」，據一個英國報紙說，或者這將僅僅是外交的手腕，正如托洛茨基在布列斯特世界面前所作的手腕相似——「既和平，也不戰爭」。

留在南京作保衛戰的僅僅是中國最良軍隊的一小部分。華軍的主力集中在浙江，安徽省的邊境，和長江的北岸。此外，新軍的編練已經終了，這新軍的武裝和火藥比在前次戰役中作戰過的中國最良軍隊還要現代。

南京，上海和北平失陷後，財政根據地轉移到中央的省份，主要是在華南，對於這事已經採行了嚴重的措施。

「失了莫斯科，但沒有失俄羅斯」——不錯，這是那時有着皇帝的堅強的政權，但是在中國，中央政府在「糾紛」剛剛開始之前才集合了散漫的軍隊，在中國全土上鞏固了政權。

這政權有否將堅強，現在南京陷落之後這政權能不能支配國家實際的力量？

在南京陷落之前所進行的政府從首都撤退的一事可以給我們做一個例證。

假使那時的撤退沒有影響政權的堅強性，那末應當知道，南京的陷落也不會動搖這個政權。

我們知道許多個政府放棄首都的事實：法國政府放棄過巴黎，比利時政府曾退出過布魯塞爾，還有塞爾維亞政府非但放棄了貝爾格拉特，並且隨着軍隊退出過國境。

這些政府的政權分毫也沒有動搖。

在上面所說的政府與青年的中國政府之間，當然是有着差別的，但是中國的愛國主義和她的民族覺悟是毋庸置疑的，所以應當很信任的預斷，中國政府的精神力量還保有着，嚴重的抗戰還將繼續。

至於日本呢，那末她的決定也是用不着疑義的，在南京陷落之前南京戰線的總司令松井將軍便顯明的說過了——戰鬥將繼續下去。

關於這一點，帝國大本營的設立也說明着，還有，任命強硬堅決的末次信正大將代替馬場做內務大臣更是一個非常的明證。

特別大使石井在倫敦表示，「南京陷落之後，日軍不將追擊中國軍隊，因為這樣會重蹈拿破崙在莫斯科慘敗的覆轍。」日本外務省發言人宣佈「石井的個人意見和日本政府沒有關係。」

所以戰事將仍舊挾着從前那樣的頑強性繼續下去。

因此，更因揚子江上英美軍艦的可悲事件，國際形勢緩慢的進行着，但一定不是向轉的方面，而是向惡化的方面進行着現在的形勢比一糾紛開始時要嚴重多了。

——譯自「斯羅沃報」

顛倒的蕪湖

蕪湖經過了三日的轟炸，和三晝夜的連續焚燒，差不多成了焦土。城內繁盛的街市，變成了瓦礫之場，而城外江邊的洋房工廠也化為灰燼，雖不完全像死城，但總已成為廢墟了。

我蕪市的政府機關，事發已遷到皖北，地方警察憲兵也都向××撤退，老百姓大部份也逃走了。剩了無法逃避的民衆，就遭受了空前的慘劇了。

敵自三日攻陷廣德後，六日亦佔據宣城。蕪湖距宣城僅一百二十里。事前的江南鐵路，雖經我方破壞了橋樑，但敵在優越的裝備條件下，很迅速地又恢復了交通。所以敵於七日沿江南鐵路奪灣芷，而進迫蕪湖了。七日的黃昏，我軍雖退出了蕪市，佈防於蕪湖南之魯港荻港一帶，但郊外仍有相當的川軍担任截擊。敵因為欲實

現急攻南京的突破計劃，所以十八師全師團及于芷山全旅向蕪湖進攻。經過了一晝夜的血戰，結果我爲實現了誘敵深入的策畧計，遂放棄蕪湖。而號稱爲江南大埠的，於八日的深夜給敵進據了。

敵軍由漢奸引導入城時，到處的烽火還冲天的延燒。

敵軍一方面佔據了沿市郊的堡壘作據點，一方面即分兵沿江南路進迫當塗。留守蕪湖的就大開殺戒，肆意掠劫。這是敵軍發財機會了。沿戶搜索，我市民沒曾逃避的沒有一個不遭受敵軍的酷刑。蕪市成爲敵軍肆虐的地方，野獸的場合。

九日晨，敵軍十八師部即駐於市政處。臨時出了告示，着市內華人，立刻返市居住。並由漢奸四出招慰，說「皇軍」不是亂殺人的。祇要肯忠心於「天皇」就得了。這欺騙的伎倆，只有涼血的漢奸才能接受而幹這沒天良的勾當。可是。有一部份未曾逃出蕪市的無知愚民竟也歸來了。誰料這還免不了一死，凡是歸來的難民須一律被禁在大花園內的地方，等候死刑的降臨，同時，對市內的抗日份子，隱居於租界

內外國地方的稍有智識難民，立刻拘捕。尤其是江岸那未曾逃避的七八十難民，演成一幕悲慘的戲劇。

事情是這樣：八日晚深夜，這裡的難民層聽到了敵軍入城的消息，即由幾位青年出來報告，及商議應付對策。有的提議貪夜逃命，有的贊成反抗，有的也願意投降。結果逃命的只管逃，頭意作順民的也準備投降，但其中有一部份熱血中年及青年人就實行反抗。他們在深夜裡，開始了有計劃的行動，準備加入郊外的我軍與敵人拚命。可是，這一大批約二千多的不肯作亡國奴的人，竟給迅雷不及的漢奸們監視了，而那此準備做順民的，逃亡的也統統受監視了。到了九日晨，敵軍一支聯隊，就開到江岸來，開始了慘劇的第一幕。

起先一位中年的敵支聯隊長向那羣難民們演說，由漢奸傳譯。意思說日本并無殘殺中國人的本心，但中國人偏偏要反抗日本，這是日本人認為不可解釋的疑題，究竟日本是否爲人類屠殺的劊子手，那只有讓今日的你們看看始知道。他笑了，一

種猙獰凶狠的笑態。

我們的青年，憤怒了，咆哮了！然而自己給敵軍束搏了。沒有民族意識的同胞，懦弱，害怕了！兩種不同思想的人物，結果也一律遭受了慘刑。

中年與青年們，被驅逐到靠江邊站着，其餘的就站在對江的馬路上，中間的距離是擺開一隊敵兵，還擺出幾挺機關鎗。突然靠江的中年與青年們，雖然被監視，但手足還沒有被縛，就像潮湧一般向敵軍方向衝前來，還高聲喊着：「殺盡了東洋鬼！同胞們：來殺東洋鬼！」聲音很雄壯，這二千多條不怕死的空手赤拳的難民，一致地衝前去。敵軍的機關鎗開動了。「拍……拍」的聲響與喊殺的雄聲混合震盪於空間。鎗聲停止的時候，江岸邊立刻回復了沉寂，讓那琉璃與死人的氣息瀰漫着。

江面上停泊的外國兵艦，雖離開了江岸邊，但不時地也遭受敵兵冷鎗的威脅，這些兵艦，為是候命乘載蕪市的外籍僑民離蕪的。法國天主教堂也臨時作為敵兵的宿舍。蕪湖醫院門口雖高掛了美國旗，但敵兵已在外面成了包圍線，并要求院長將

院內的中國傷兵與受傷的長官，一律放出。這無理的要求，竟遭院長的拒絕。
淪陷後的蘇湖，成了人間的地獄。

劫後的常州

常州這次遭受到的損失，似乎在無錫蘇州之上。差不多全城的精華，都在炮火之下毀滅。同鄉劉君在本月十三號動身，始於昨日到滬，我因為急於要明瞭家鄉被蹂躪的情形，便在朔風砭骨的清晨，特地到劉君的戚友家中去會見他。

他說，常州在未淪陷之前，已經遭日機四次的大施轟炸，城內也接連燒了四晝夜；因為居民都早已逃避鄉間，所以火也並沒有人去救熄。於是一般趁火打劫的北鄉農民，便持了土槍，任意搶劫。這般北鄉的居民，至平時，性情非常強悍，械鬥的事情常常發生，到了戰時，又沒有訓練和組織。據說當時情形混亂已極，有些強盜竟穿了女裝大衣圍着女人用狐狸，在街上持着土槍，無恥的行走。至於笨重的傢具，箱籠等，不斷地在常州城內的河道中，飄浮着。好像被大水浸沒的城市一樣。

到了上月卅日，常州城又經過一次轟炸。原因是一旅廣西軍死守常州，所以日機即以此而爲轟炸目標。當天砲火非常猛烈，城中同時也起着大火，飛機不斷地投擲重量炸彈和燒夷彈。到了晚間，死守的軍隊受不住這砲火的壓迫而開始後退！於是城內更形混亂，焚燒殺掠，屍體縱橫，城內景象，不堪入目。搶匪深恐被捕而退却了，隔了一天，日軍大隊入城，四城都掛了太陽旗。一切混亂的情形似乎好了一些。據後來入城的人講：全城簡直已是一片瓦礫堆，街道已不能辨認。從前最熱鬧，而又爲全城商業中心的大街局前街一帶，被燒得格外淒慘。幾座出名的住宅和花園，都變成了斷垣殘壁。倖有的只有姓楊的一所鋼骨水泥的小洋房。現在聽說日軍把它作爲常州的司令部了。

於常州縉紳之流

他動身的前天，風傳常州已有維持會產生，主持這維持會的姓錢從前也曾廁身於常州縉紳之流

常州城內幾十萬的居民呢？據說大部份散佈在鄉間，（常州的西鄉，並未遭受

大劫）其餘逃往江北的東台一帶的也有四五萬人之多。

他臨行時把家眷都留在鄉間，獨自從江北到南通趁船來滬，沿途聽到南通日軍已經登岸，江北多匪，不易行走等等的謠言很多，於是有些人便改道赴漢了。